

最后的村庄

长篇小说

吴伯燕
◎ 著

唯一和他要好的师兄却又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人不知了去向。

只有蝉玉同情他，爱他，但她不愿意嫁给他竟是因为一个荒唐的誓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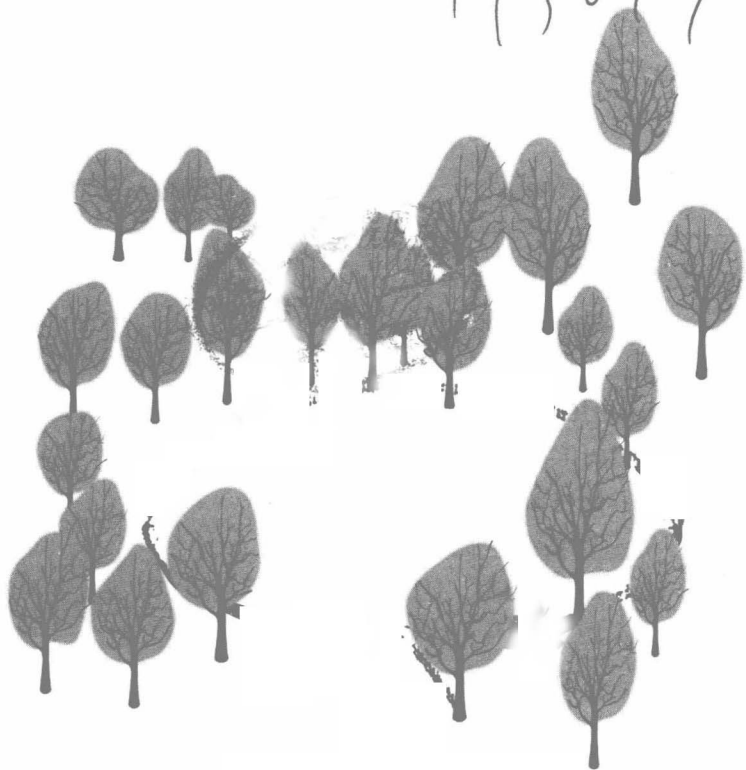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最后的村庄

长篇小说

吴伯燕◎著

2247/15049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村庄 / 吴伯燕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034-6524-6

I. ①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57085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策划编辑: 有 森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49千字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一、外公和外婆 \ 001
- 二、失踪的师兄 \ 011
- 三、良裁的女友 \ 023
- 四、得意的师弟 \ 029
- 五、蝉玉的誓言 \ 038
- 六、一记耳光 \ 051
- 七、姜海 \ 064
- 八、技术科 \ 074
- 九、独当一面 \ 079
- 十、分房 \ 091
- 十一、希望的曙光 \ 099



十二、有一块自己的地 \ 108

十三、离开信口乡 \ 118

十四、钟声扬 \ 134

十五、时光隧道 \ 143

十六、乡村医院 \ 159

十七、朱启旺 \ 171

十八、离家出走 \ 178

十九、不名一文的人 \ 187

二十、永远的泪花山 \ 198

一、外公和外婆

母亲倾其所有，加上卖掉家里唯一的金器——外婆瞒着外公偷偷地送给母亲的那枚戒子，这才凑足了一百二十元钱，托人“买”来一个集体单位的补员名额，让正在插队当民师（民办老师）的亦声回到了城里，成为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。

在告别晚宴上，大队魏书记问亦声到建筑公司做什么工作，每月有多少工资。当他听亦声说是去做担砖挑土的小工，拿的是每天一元二角钱的计件工资时，便笑着说：

“那还不如不去，就在这里当老师。你是初中班的老师，每月工资也有三十二元，并不比当小工少呀。大队和学校都有心留你。将来有转正的指标，大队和学校都会全力推荐你。你是不是考虑一下？”说



完他转头征求学校伍校长的意见。伍校长也点头表示同意，并说道：

“魏书记说得不错，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下来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你的评价也很高，都承认你书教得好，为人也不错。好好干，总会有前途的。”

“我又何尝想去？可是家里年老多病的母亲和年纪还小的妹妹，都需要人照顾，不去不行了。”亦声无奈地说道。

自从当了老师后，他就渐渐地喜欢上这个职业了。对大人的评价亦声并不太在意，学生的认可才是他最大的安慰，也是他愿意当老师的原因。

“老师走了我很难过，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老师……”一位男同学在给亦声的信里说道。

“老师走了，我也许念不成书了，我妈早就叫我不念了，她说念书没有用。是您说服我妈让我继续念的。可惜老师要走了，我会很想念你的……”一位女同学在信中说。

过后，听说这两个书念得不错的同学都辍学回家了，这让亦声愧疚终身……

因为那枚戒子，母亲伤心了很长时间。也许是觉得愧对外婆，母亲总是在夜里偷偷地流泪。若干年以后，当亦声从妹妹的口中知道此事后，他决心要替母亲赎回这枚戒子，哪怕多花一倍的钱也在所不惜。当他问母亲将戒子卖给谁时，母亲却再也记不起来了。她似乎早就忘掉了戒子，甚至还忘掉了亦声外婆的那个家。

亦声也非常遗憾，因为除了那枚戒子，他们家里再也找不到和外婆家有联系的任何东西，这让亦声感到从此和外婆家的关系真的要永久地断绝了，而小时候在外婆家里亦声曾经是那样快乐……

外婆家的房子很大，不仅有前庭后院，还有一间宽敞安静的书房。前庭里摆满了一盆盆外公精心培育的盆景，后院小小的草坪上，外婆饲养的母鸡正领着小鸡在觅食……书房古老的书橱里有很多小姨的连环画，小姨只允许亦声看，不肯让他把书带回家。亦声最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那腾空跃起从上而下棒打妖魔的本事让他浮想联翩……

外婆常常要亦声帮着做点小事，比如，撮把米给小鸡喂食，或者将餐厅的椅子摆整齐等等。尔后，她便牵着亦声走到卧室，从床下拉出一个方形的铁皮箱，从里面拿出许多点心给亦声吃，并夸他会帮自己做事情了……

亦声有点怕外公，外公是个大块头，但他那一米八的个子并没有给人魁梧的感觉，相反，却让人感到他有些弱小，因为外公走路的时候总是歪着身子低着头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让亦声感到害怕的是外公那出奇大得的手掌，他相信外公打起人来一定会很痛的。但亦声从来都没见过外公打人，就像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外公的笑容一样。所以，直到现在，亦声也想象不出外公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。

亦声不知道为什么外公不喜欢自己，却很喜欢和亦声差不多大的几个表兄弟。他常常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，却从来都没给过亦声一分钱，弄得他很没面子，表兄弟们因此很是不把亦声当回事。外公平时总是板着脸，很少搭理亦声，但只要喝了点酒，便会显得异常兴奋，这时他便会像小孩一样，得意地指着屏风上的穿着清代官服的画像对亦声说：

“那是我的爷爷，早年也是一位大官。别看你外公没文化，可祖上也是令人羡慕的书香门第。只是到了我父亲时家境才渐渐衰落，我才没钱读书。我于是十二岁便去酒厂当学徒，学习酿酒了。也是吉人自



有天相，你外公也算是工人阶级了。所以我们家这么大的房产才没有被没收掉，全都保住了。而和我们差不多家境的人，他们的房子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住了。”说完，外公显得很得意，但他露着发亮的红光的脸上依然没有笑容。

亦声也很高兴，因为他注意外公是说“我们的家”，显然他也把亦声当作自己家的人了，以往亦声总觉得外公是把自己当作外人的。

“我长大了也要当学徒，当工人阶级。”亦声说。

外公愣了一下，随即便回过神来：

“不，书还是要好好地念，没有文化总是要吃亏的。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文化，外公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，至少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当个什么科长、股长的了，说不定还能当上副厂长。”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红光满面的外公突然狠狠地拍打着身边的茶几，仿佛在和自己生气。此刻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成分，却很在乎自己有没有文化。

听到响声，外婆赶紧走出来将亦声拉到厨房里去。听外婆说，外公喝醉了有时会打人。外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喝酒，但亦声从来都没见过外公打人，最多是拍拍桌子发发牢骚，然后便倒在躺椅上呼呼地睡去……

外公很勤快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吃过外婆煮好的点心，便打着灯笼出门了，去帮人杀猪。天蒙蒙亮的时候外公又回到了家中，将手中的一小块五花肉交给外婆，然后擦把脸才到酒厂去上班。

亦声虽然怕外公，但外公有时也让亦声感到很温暖。

亦声依稀记得小时候，有一次想到外婆家里玩，母亲没有空，要亦声自己去，她告诉亦声出了巷子往右拐，一直走下去，没多远就可以看到外婆的家了。她问亦声敢不敢去，亦声说敢。

但亦声最终还是迷了路，竟然被一个长期逗留在城里的外地的流浪汉抱着到处溜达。流浪汉蓬头垢面，疯疯癫癫的，是个哑巴，路人见了都避之唯恐不及。正当亦声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时，外公竟奇迹般地挡在哑巴的面前，他的一声怒斥，吓得哑巴丢下亦声扭头跑了。

外公将亦声抱在怀里，一边安慰着亦声，一边责怪亦声的母亲……在回家的路上，外公破天荒地给亦声买了两块肉饼，亦声才吃两口便在外公的怀里睡着了。小时候，有谁抱过亦声，亦声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但是，唯有外公这唯一的怀抱让亦声刻骨铭心：在外公宽大的怀抱里睡觉温暖又安全。

还有一件事也让亦声对外公肃然起敬，觉得外公是个能够承担的男子汉。那时，外公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，是令人闻而生畏的癌症。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昏暗的房间里，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他痛苦的呻吟。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，大家都表情凝重地在商量着外公的后事，接着他们就将外公抬到厅堂的躺椅上。外公安详地闭着双眼，消瘦而苍白的脸上比往日更好看，仿佛比往日年轻了许多……

这时，外婆走来，叫几个孩子离开厅堂到别处去玩，于是孩子们便都走到街上去了。在街上待了一会儿，亦声又回到家里，但此时家里却哭声一片，面对天井的供桌也已搭好，供桌后面竖立的屏障遮挡着倒在躺椅上的外公，一块白布从头到脚盖在他的身上，小姨哭着告诉亦声说外公死了。亦声不相信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呢？会不会是假死？从书本上亦声知道人会假死，所以他很担心。他乘人不注意偷偷地掀起白布，伸手在外公额头上摸了摸，但外公冰冷的额头让亦声吓了一跳。他想：外公真的死了。



外公在人们的哭声中，悄悄地走了。他那安详的样子深深地遗留在亦声的脑海里，因此，他觉得死也许没有别人说的那样可怕。

送走了外公人就要散了，在省城工作的小姨问亦声愿不愿意跟她到那里念书，但没有等到亦声的回答，她却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算了，算了。反正你妈也不会同意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小姨显得很失望。她送给亦声一支圆珠笔，还给了他一毛钱，说：

“放暑假的时候让你妈送你来省城，我带你到动物园去看老虎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亦声说。

“小姨走后你要经常来看看外婆，帮外婆做点事情，知道吗？”小姨伤心地交代着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真是乖孩子。”小姨摸了摸亦声的头，红着眼圈走了。

小姨很疼爱亦声，却不喜欢亦声的母亲。她说亦声的母亲很会讨好外婆，外婆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了她。

亦声不知道外婆对母亲好不好，但知道外婆对自己比对其他表兄弟好……

每年的大年三十，大家都要到外婆家吃年夜饭，饭后放完了辞旧的鞭炮，外婆就开始给大家发压岁钱，每人一毛。但等到最后轮到亦声的时候，外婆却说钱不够，要明天给亦声。看着表兄弟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亦声失望极了。

听见外婆跟母亲商量留亦声在家过年，怕母亲不答应，亦声跑到小姨的房间里躲了起来。等母亲走了他才走出来，这时外婆就会给亦

声一个红包，里面包着两毛钱，但亦声心里还是愿意要一毛钱，让外婆当着大家的面给他。

不久外婆也去世了，从此母亲就很少到外婆家里去了，但逢年过节，亦声还是会去看望舅舅，直到有一天母亲再三交代他们兄妹不要去外婆家了，亦声就没再去。母亲自己也一样，直到去世都不曾去过。但母亲显然很难过，她常常会对着那枚戒子发呆。

“如果自己有一栋像外公那样的房子就好了，就没有必要刚刚从乡下回来，明天又得匆匆忙忙地回到乡下去。至少可以等到也还在插队的大妹回来说说话后再走。很久都没有见到大妹了，真的很想念她。”亦声一边整理行李一边想。

因为家里实在住不下，亦声和他的大妹除了春节，平时都不敢同时回家。

“哥。听说那个工地在很偏僻的地方，人烟稀少，连蔬菜都买不到，生活非常艰苦。要不然我们不去。我和小妹就在妈的房间打地铺，你就住我和小妹的房间。”也在建筑工地做粗工的二妹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？地铺一打连路也走不动，就算你和小妹能坚持，妈也受不了——她夜里常常要上几回厕所，不是吗？万一摔倒了，那可不得了。再说你不怕蟑螂了？”亦声笑着问道。他笑得很勉强，内含愧疚和无奈。

一提起蟑螂，二妹不禁毛骨悚然。那年春节她也是睡在地铺上，半夜里一只大蟑螂竟然爬到她嘴唇上舔食，她迷迷糊糊地用手一抓，把蟑螂抓死了，手上沾满了黄色的黏糊糊的浆液，吓得她一连三天一吃东西就吐。

“为什么舅舅不愿意将房子租给我们，而宁可借给别人住？听小姨



说那房子我们也有份？”二妹不解地问道。

“小姨说得没错，妈和大姨、小姨都有份，但妈绝不会要，她连想都不会想的。我相信即便舅舅同意，妈也不会搬到那里住的。”想起舅舅那冷漠的样子，亦声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替母亲抱不平。小时候，他亲眼看到母亲给了舅舅很多钱，帮他还清了公款。

“那天房东对妈说，她的大儿子明年要结婚，要用租给我们的那两间房子。房东还说，如果我们一时在其他地方租不到房子，她可以把放东西的阁楼整理一下租给我们住，租金可以少一点。”二妹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妈答应了？”

“答应了。妈说房子不好找，搬家也很麻烦。她说她最怕的是碰上一个不好说话的房东。”

“可妈的关节炎越来越厉害了，那么陡的楼梯她爬得上去吗？”

“妈试过。爬得很吃力。她求房东将楼梯扶手加固一下，房东答应了。”想起母亲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二妹的眼睛有点发红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“别难过了。都怪我没用。”亦声似乎第一次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，第一次觉得自己该接过母亲的担子把家挑起来了。自己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。

“三十而立。”亦声苦涩的心里多了几分惶恐。

“不怪你。怪命。”二妹心中有佛，信命。

“我走后，你有空就到各处打听一下，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，贵就贵一点，把它租下来，免得妈爬上爬下的，万一摔倒了那麻烦就大了。”亦声觉得还是换个地方住好。

“我早就去找过了，几乎没有人有多余的房子，大家都说自己都不

够住，哪里还有房子出租？偶尔一两家有房子租的，不仅房租贵得出奇，条件还苛刻得很。听说我们家这么多人，还有一个身体不好的老人，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说的话也很难听。唉。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。”二妹愤愤不平地说道。她显然是在找房过程中受了气。

“五年。五年之内我一定要给自己盖一栋像样的房子。我们兄妹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还有一间大客厅……”亦声说得很认真，很肯定。

但二妹根本不相信，她说：

“这话可不好随便说，别人听了会说你吹牛的。”二妹很在意亦声的形象，很不愿意听到对外人对亦声不好的评价。相对住房来说，她更操心的是亦声的婚事。作为女人，她深知人品在女孩心里的分量。

“你认为我是吹牛？”亦声不好意思地问道，他突然觉得平时懵懂的二妹长大了。

“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吹牛，更知道你不会吹牛。只是你常常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，到头来都实现不了。这样，不了解你的人自然说你是吹牛了，不是吗？”看着脸红的亦声有些尴尬，二妹觉得话说重了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但她仍然觉得这些话还是必须说的，这对亦声有好处没坏处。

殊不知有些话看似实在，说话的人也属好意，但其实对一类人还是不利的。它会让人变得谨小慎微起来，变得什么也不敢想了，结果自然是什么也不想干了。

好在亦声不是这类性格的人。他觉得“吹牛”有时也等于敢想、敢说和敢干。

“我当然是在家里说一说，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对别人说。哥不傻，



你放心。”

其实，亦声自己也未必相信，但他必须这样想，必须往这方面去努力，而且就给自己五年时间。这也算是给自己的生活树立起一个目标，点燃了一点希望……想起上学时要当科学家、文学家的豪言壮语，亦声苦笑着在心里叹了口气。当然，亦声也不是完全地信口开河，他是做了一些调查和估算的：只要五年之内能够挣到两千元钱，就能在近郊买一栋稍微宽大一点的民房。亦声深信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希望还是有可能实现的。

“家里的事你也不必过分担心，各方面虽然困难一点，但勉强还能对付。其实让妈最操心的是你的婚事，毕竟是快三十的人了。每每同人谈起，妈总是很愧疚。我想，现在耽误哥婚事的确实是房子，凭哥的一表人才，还怕找不到老婆，是吗？”二妹笑着说。她笑得很苦涩。

“那当然。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相好，将来娶老婆不要花钱。”亦声笑着说。他笑得很自信，借以告诉二妹别操心。

“但住的地方总得有，听说公司准备将一座旧仓库改成宿舍，分配给困难的职工住，你留心一下，到时候写份申请报告，我来给你送……”

“好……”亦声应道，但并没往心里去，他根本不相信单位领导会考虑自己的困难。

离开车的时间不多了，亦声向二妹交代几句便挑起行李出门向车站走去……

望着亦声的背影，二妹心里充满了酸楚——原来在她心中形象高大的二哥，如今却变得弱小和无奈了……

二、失踪的师兄

班车很旧，座椅上木板有些发黑，靠背上的钢管也是锈迹斑斑。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亦声想把车窗拉上，但锈死了的窗扇，不管你怎么摆弄，它竟然纹丝不动。寒风挟着灰尘卷进车内，令人透不过气来。当汽车拐到另一条公路上时，路面更加崎岖，被汽车颠得头昏脑涨的乘客都站了起来，不敢再坐在椅子上了。从不晕车的亦声此刻也趴在窗口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……

“这也算国道？简直乱弹琴！”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大声地骂道。他的头不留意撞到车顶上。

终于，车子在偏僻的村边小站停了下来。下车后，亦声向站里唯一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打听工地所在地小敦村的去处。老人指着前方一棵



大槐树说：

“那棵树的前方约五十米处的右边有一条简易公路，顺着那条路往前走十里就到了。”

“老同志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快一点了。”老人抬手看了看表。

“短短的几十公里路，这破车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。”亦声不满地说道。

“也不全怪车。你看这路算什么路，都好长时间没人保养了。碰上雨天两小时还到不了呢。”老人替车抱不平。

“反正都是慢，还是下雨好，免得吃一肚子灰尘。”亦声指了指身上的灰尘笑着对老人说。

老人点头表示同意。

望着远处的村庄和身边这一栋孤零零房子，亦声知道这里没有吃饭的地方。他于是向老人讨来一碗开水，吃了两块二妹给他买的光饼就起身赶路了。

走上简易公路，亦声发现这条路虽然狭窄，但比国道平坦多了。他想：只要在交会车时司机小心一点，开车的人比在国道上更轻松，坐车的人也不用提心吊胆地防备着别让脑袋碰到车顶上，只可惜，这里还没通班车……

身后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，亦声扭头一看，是拉钢筋的货车，亦声赶快放下行李举手拦车，希望驾驶员捎带一程。

“神经病。”一个秃顶微胖的中年人也斜地看了看亦声，狠狠地骂道，仿佛在发泄满腹的怨气。他感到今天是最倒霉的一天：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一个女孩，仿佛她们都死绝了。他后悔一开始没将那名胖嘟嘟的女人带上：“那女人虽然肥一点，但也许肥而不腻。”他淫荡地想。